

廿五





第八十五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錦子激了一點子藥那了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了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提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



一層亭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  
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四六老爺知道送去  
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  
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  
宝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幾好遂連忙  
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  
面出來一個太監手裡捧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  
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  
來問了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人跟着  
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宮

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  
小太監都避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  
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  
賈政先上來請安捱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着  
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見好生  
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子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  
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七話兒罷說  
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先進去然後賈赦  
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  
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捱次行禮自不必說



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眾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單留寶玉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後門邊繡榻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在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前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總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北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當宴說着皇上謝宴并請午安的子來北靜王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

小太監又四道這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大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兒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作了一塊今日你來的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裡去這裡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裡遇見的人寶玉又問了賈政吳大人陛見保舉的諸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



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見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珠  
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  
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  
請老爺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帖來寫著吳巡撫的名字賈政  
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下林之  
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  
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  
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總出去了  
且說珍珠寶玉三人回去倒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  
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

因命人給他收起來罷別去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  
鬧混人寶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道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  
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些看呢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  
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  
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簾子  
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  
了還裡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著嘴笑鳳  
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  
兒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裡說歇話了寶玉又  
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



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姐頭爲  
巧姐兒病著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  
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婿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  
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買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  
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買母處談  
論親事且說寶玉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  
姐方纔說話合各糊糊不知是什麼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  
笑道這個我也猜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  
沒有寶玉道林姑娘終病起來這些時何曾道老太太那邊去  
呢正說着只聽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

門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開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請  
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  
玉笑道這們錢什麼錢緊攥了頭不許開了說的兩個人都啞  
啞着嘴坐着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寶玉膳下不提却說襲人聽  
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  
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  
己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着想了個主意不如  
去見上紫鵲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  
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七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  
紫鵲正在那裡搗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



裡坐著襲人道坐著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鵲道姑娘經  
梳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鵲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  
黛玉正在那裡拿著一本書看襲人陪著笑道姑娘怨不得勞  
神起來就有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  
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裡托著一鍾藥  
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著痰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  
探上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著黑玉最忌心多探不成  
消息再看著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坐搭趣著薛丁出來了將  
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  
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

十條勸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保二爺  
賁的在這裡候信襲人道保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  
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  
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上的踏了過來細看時  
就是寶玉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寶玉連忙向鋤藥  
道你告訴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聽罷那寶玉原要過來和  
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  
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裡  
襲人已扭背臉往回裡去了寶玉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  
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



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  
着屏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稿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  
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喜喜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  
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玉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  
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  
了麼襲人道他也不知臊你也不言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  
麼大見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言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裡  
臉一紅微上的一笑玉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  
尙無見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總這麼  
着他也不願意我這不希望呢說着二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

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七頭七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  
候又躲七藏七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折開  
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  
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  
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  
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  
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  
所答非所問便微七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  
作什麼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裡鬧的怪煩的說着叫  
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



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裏人這哄帶懼催著吃了  
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問忽然吊下  
淚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  
爲什麼？都是什麼話兒？雨兒的不知什麼事，弄了這麼個浪帖  
子來惹的這麼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  
鬧起這鬧葫告來，可叫人怎麼受呢？說者竟傷起心來。襲人旁  
邊叫不得，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惱人了。他一個人就敢  
受了，你又這麼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  
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  
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

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了抖衣襟，說：「你  
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早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  
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家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  
想起叫焙名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說麝月答應着  
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  
在這裡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  
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著，只見買芸慌七張七往裡來看見寶  
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佑量著是昨日那件事，便  
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買芸時，  
笑道叔叔不信，只管騙去人都來了，在外圍大門口呢。」寶玉越



發急了說道是那裡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  
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  
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  
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  
盼著吵還不能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  
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趕着說道叔叔樂不  
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  
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  
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  
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

着說道我纔剛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  
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  
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個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  
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  
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  
纔要到學裡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總打發人  
到院裡去我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裡去了剛總老太  
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賞  
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一門只見滿院裡  
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



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且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寶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地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子統鳳姐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只不見寶釵。寶琴迎看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寶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了？」黛玉也微笑道：「大了。」聽見說「哥」，身上也欠安好了。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

的相敬如賓？」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見總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總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別笑，見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腦，有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趣，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歇着。但笑鳳姐道：「你往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寶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



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着這話却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狠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七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感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

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且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開開穰上車馬填門貂蟻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鵬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命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爲著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厦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



看下面尙空兩桌賈母呼他們快來一團兒只見鳳姐領着衆  
丫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  
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紈  
都讓座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  
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  
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  
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  
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  
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  
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來大約是他

怕人多熱鬧嫌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忙  
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說着  
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三兩齣吉  
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釧玉女嬉嬉寶釵引着一個寬寬  
羽衣的小且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  
識聽見外而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宴昇小且扮的是  
嫦娥前因遺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寫觀音點化他就未嫁  
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裡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  
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  
猴第五齣是蓮座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



不熱鬧眾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鬪進來向薛蝌說道一希快回去並裡頭面明太太也請速回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裡頭了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卽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卽刻上車回去了未得內外愕然買母道俗們這種打發人跟過去聽上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開切的眾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裡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衙役也

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情面裏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辨重裏勸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子因爲頭裡進門時已經走著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著因問到底是谁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他是誰打死了總是賤債命的且商量怎麼好薛姨媽哭著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得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趕去和太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匹酌的刀筆先生訂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撇擱開回來再來賈府去上司衙



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我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這有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候了實叙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廝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裡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實叙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姨媽往外走實叙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姨媽將着去了這實叙方勸薛姨媽那裡金柱地空兒揪住丟髮叉和出懷這平常你們只管說他們家裡打死人了一點事也沒有

就進京來的如今據探的與打發人了本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看也是唬的慌手慌腳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友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實叙急的没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實叙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以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信趕着就給那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姑記着底下



我們還有多不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那丫頭答應住去了  
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見小廝回來了拿了  
一封書是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  
命是快傷不是故發今日用針出多血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  
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準後再錄一堂能發  
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用千  
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寶釵看了一一命給薛姨  
媽聽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孽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  
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廝來問問了再說一面打  
發小丫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這你犯大爺的事

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  
把我唬嚇透了來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卷八十六

受私賄老官審案牘 寄開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着了一看見無人終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偕們這城南二百多地往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將玉函帶着些小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見的儘著拿眼膘將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將玉函走



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  
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  
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  
潑皮便把頭仰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  
他就冒了血了淌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  
道怎麻也沒人勸七嗎那小廝道這個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  
敢忘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七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  
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  
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過了日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  
這裡薛姨媽又在當備裡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二日後

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時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  
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  
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狠勾屍親見証都不依  
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帮看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  
生人幸我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總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  
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場  
他若不依更着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吳鄉人身上他吃不住  
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証又做  
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  
道具呈人某呈爲兒遭飛禍代伸冤抑事務生胞兄薛蟠本籍



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  
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卽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  
泣告寔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  
潑地恰直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顛門身死蒙恩  
拘訊兄懼受刑承認問歐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  
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辨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  
憲慈恩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旣  
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未用刑謝兄自  
認開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捏詞妄控理應治  
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準薛姨媽聽判那裡說道這不是救

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實欽道二哥的書這沒着這道  
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而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  
道縣裡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  
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些再送了  
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斯自去卽刻又到賈府  
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  
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  
銀子纔把知縣賈通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掛牌坐  
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蝌刑房書吏  
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



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裡窮沒得養活在本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

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物七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弱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



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  
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  
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夫手  
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  
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  
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  
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卽忙扼他  
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屍場  
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  
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便說惱

他不換酒總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砸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  
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摺  
親來忤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額門有破器傷  
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額門骨脆裂被三分實係磕碰傷知  
縣查對屍格相將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書供張  
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節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  
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  
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  
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  
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供供并未打架不爲問歐



只依明傷吩咐盡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鳳保領出退堂張  
 王氏哭著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擔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  
 是在傷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  
 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  
 贖罪且著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死了皇  
 上發軔一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  
 開往在道裡無益不加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著我回家去過  
 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若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  
 看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  
 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狗情怎樣審斷終

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在這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  
 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兩府裡本該謝去  
 况且周貴妃死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  
 替姨太太那還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偕們家又没人你這來  
 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死了這麼纔趕回  
 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  
 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  
 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放  
 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  
 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眾人只道是病中想



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  
盡須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  
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裡頭吵嚷出  
來說娘娘病重宜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  
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  
想外頭的訛言家裡的疑心恰儘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  
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裡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  
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  
早知道不是借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  
前幾年正月外省寫了一個算命的說是狼推那老太太呀人

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裡頭送出去叫他推筭他獨說  
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運不銷了不然真是個  
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啻他錯不錯這八字  
筭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  
惟甲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  
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  
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越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爲貴  
什麼己申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曰祿  
歸時貴重的狼天月二德坐木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  
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筭准了麼我們還記



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好木大要倣玲瓏剔透木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口管瞎忙我總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實叙尚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笑命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什麼實叙道他是個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京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買府卡到了那裡只有李執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總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總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著說上回家想有事仗仗

姨太太必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只是你六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總得過來看看李執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憂悵着爲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往着來呢李執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也



信以爲實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免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說了一遍宝玉在傍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暗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剛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擱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問問襲人道你必着聽見薛大爺相與這

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說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吧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搭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不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自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去結緣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呵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坐在棟上看書寶玉走到



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  
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捕不下嘴去所以  
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  
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  
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  
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連日愈發  
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  
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  
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  
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把着好幾張

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補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  
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  
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  
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上畧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  
着有一套琴譜甚有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  
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會  
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在荆棘前  
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  
文的來看着總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寔在也難書上說的  
師曠教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尙學琴子師襄一操便知其



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是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操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旣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犯身前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後其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

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滸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知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有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絃心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



說着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  
紫鵲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  
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  
顯着就疎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纏好二爺  
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  
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  
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會說  
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  
來道書畫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

叫他們都學起來我我笑道你也太愛用了即如大家  
學會了撫起來你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  
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說道只要你們能彈我  
便愛聽也不管牛不十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絲紫鵲雪雁也都  
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了兩捧着一小盆蘭花  
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邊有事沒有空見  
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朵兒  
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歇看那寶玉此  
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倚蘭操了  
黛玉聽了心裡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



鮮葉茂想我年紀尙下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  
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  
裡不禁交滴下淚來紫鵲在傍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  
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着花怎麼又傷起  
心來正愁着没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未知何事  
下面分解

卷八十六終

紅樓夢卷八十七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  
去喝茶便將玉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個家道多艱姊妹伶仃萱親長遠兼之猿聲猿語  
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帳側愁緒何  
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慙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  
菊持螯司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借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  
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  
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遺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  
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  
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麟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播百問兮茫  
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沈憂心炳炳兮發我  
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感慨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  
是星星滿星星的辛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

在家裡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鏡的書卷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  
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  
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  
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  
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  
道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媽媽上  
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  
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唰唰一片風聲吹  
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眾  
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象



木裡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  
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  
杏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  
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  
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  
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  
說嘴李綺李綺只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  
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  
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  
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

個人就不同也有木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的在北  
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聚在一處可  
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眾人聽  
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見大家散出黛  
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看了風於  
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殷勤了幾句  
便看看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  
墜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  
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  
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奇



人離下縱有許多惡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  
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  
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鵲走來看見這  
樣光景想着必是因剛纔說起兩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着黛  
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姑娘又勞了  
神了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  
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  
道也罷了紫鵲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  
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裡熬總是紫鵲道  
我也怕廚房裡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

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女當  
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  
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脩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  
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子紫鵲道姑娘  
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  
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  
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  
爺那邊的考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鵲道就是他黛玉道  
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鵲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  
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攔住了黛



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  
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  
兒作的沒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臃腫雪雁答應着接了  
進來黛玉在屋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  
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  
筋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偈們南來的五香大頭  
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緊盛了一百盛  
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盪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  
丫頭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當放的小几  
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鵲添了去早了沒有紫鵲道就添去

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  
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  
香自己坐着還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  
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噓嘩喇不住的響一面見簷下的  
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敲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  
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  
服晾晒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  
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衣服抱來打開拈包給黛玉目  
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見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  
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



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鵲恐怕這失了遂夾在這毡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鵲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鈹折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問舊啼痕

紫鵲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

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見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鵲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鵲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把手帕摺下紫鵲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



拿來馮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仙符蘭思賢兩操  
合成音韶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脩送與寶釵又卽  
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  
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  
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鵲收拾睡覺不題却  
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甫  
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立了太爺不在書房裡  
都放了學了寶玉道實真的麼墨甫這二爺不信那不是一爺  
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燻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  
嘻嘻的嘴裡咕咕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卻

手跼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寶玉道今日太  
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司馬曹  
政處去稟明了候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來了  
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見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  
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七神兒了寶玉站住脚低了  
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  
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命去罷正說着端  
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  
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瞭  
繩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



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  
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憤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  
步走到菱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無人聲寶玉打認  
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  
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啪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  
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  
大棋值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憤春  
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  
應還緩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  
呢憤春道阿嚏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

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憤春屋裡也沒  
外人輕上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權翠菴的檻外  
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憤春正在凝思之  
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手段只見那妙玉低  
着頭問憤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憤春道怎麼不要你  
那裡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憤  
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微微笑着把邊上子  
一接却搭得——吃把憤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  
這叫做倒脫靴勢憤春尙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  
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憤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



言語這麼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裡就進  
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二面與妙玉施禮一  
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  
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基寶玉自覺造次  
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  
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尙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  
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  
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  
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  
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這一聲好解釋前頭的話

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  
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  
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  
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  
也是紅的到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  
回菴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  
久已不來這裡濟濟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  
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  
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濟濟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  
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



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瑟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超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喝了一喝妙玉道剛纔倚字韻是第一盞如今揚字韻是第一盞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來自出予之遇兮多阻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啊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可憐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



聽得君弦礮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  
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  
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  
婆接着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口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  
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禮床靠背俱已整  
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則三更過後聽  
得屋上啾啾啾一片瓦响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  
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狠涼獨自一個憑  
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述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  
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

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安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  
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禪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  
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見又  
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禪中  
女呢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着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  
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  
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衆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  
在這裡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  
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別的女  
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  
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尼原是自  
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此別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  
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  
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  
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擦着  
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  
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執入血室的也有  
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  
個大夫來看問會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  
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痰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疑是魔入  
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碍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  
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  
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裡忽  
得住況且又是狠風流的人品狠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  
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  
些恍惚一日嫖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  
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  
和奶奶奶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碁回去夜間忽然  
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



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點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那磨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為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往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卽命了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蟬勢博克勢都看不出可三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計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卷八十八

博庭歡寶玉讀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其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回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子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知道家的符敝心經纔算身符用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揷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



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僧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姐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甄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棹上同情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助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擱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道這緣來老太太做了幾百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人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扎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情香都應了鴛鴦還辭了出來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與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着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篋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蠅蠅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



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  
淘氣不在學房裡念書爲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  
我自己弄的今是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  
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  
的情實了來孝敬我的我纔學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  
沒有天天念書爲什麼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  
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發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  
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  
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纏着方法兒打點人  
這麼點字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起去還不如是個

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  
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  
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己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開  
了鬼了如今還了得羊群裡頭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  
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  
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  
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著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  
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槓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  
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  
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



紙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  
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  
他應得了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  
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賈叔叔明兒別這  
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  
裡懂得一來三去眼大心肥那裡還能設有長進呢賈母道你  
嫂子這也說的見就只他還大小呢也別逼樣緊了他小孩子  
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王  
夫都白遭場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  
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

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  
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  
抿著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  
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玉夫人那邊請薛姨  
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隻陸收起李  
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  
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了環  
回來稟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淨來暫去不能過  
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旁邊坐  
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



上說閑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  
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今他辦理家務之  
丟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  
總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們  
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過小廝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  
賈珍道菓子呢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  
時鮮菓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于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營  
的是誰門土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把賬點清送往裡頭交  
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廚房把下  
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

面叫入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庄土的賬同菓子之數明  
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  
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  
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  
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  
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  
沒有疑你說着貝貝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  
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着鮑二道奴  
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  
在這裡作眼晴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營地租庄子



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況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裡歇着聽見明土開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三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

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璉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爲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麼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腳賈珍道單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撞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



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乎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綉貨要送鳳姐兒門子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如何故止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理已進來了把外國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見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得個家裡正旺的時候見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

吃的爛醉躺在白堊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下一混湯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功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兒體統纔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爲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理聽了這話刺心便竇赧赧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揪着賈芸微微一笑賈芸趕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裡來勞動大姑娘呢就是那一



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我總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  
赶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  
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總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  
裡面出來賈芸連忙回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  
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  
還有笑話見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  
問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  
手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  
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  
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  
嬌姐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嬌娘又怕嬌  
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嬌娘這裡那一件  
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嬌娘不肯賞臉鳳姐兒笑道  
有話坐下說賈芸總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著擺在傍邊東  
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  
著使你今日來意思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真說賈芸道並沒  
有別的思想兒不過感念嬌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  
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裡這我知道我何苦自  
自見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具  
這麼名着骨頭露着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没法兒只得站起來



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細辦陵  
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個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嬌娘在老  
爺跟前提一提難得一兩種姪兒在忘不了嬌娘的恩典若是  
家裡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嬌娘出力鳳姐道若果別的我却可  
以作主至於衙門裡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  
都是那些書班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己的家  
人也不過跟著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  
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攪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頭一頭  
兒攪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  
兒又小那裡總的清楚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

也要完了不過吃飯暗跑你在家裡什麼事也不得難道沒了  
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上說知道了你  
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  
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  
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綉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  
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買去一見領站起來笑盈盈的趕着說道  
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  
聲與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  
裡道這是你芸大哥七怎及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  
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



哭起來盪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  
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嬪娘還不賞臉鳳  
姐道你不帶去我何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模樣  
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  
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  
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處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嬪娘  
罷鳳姐兒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  
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七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  
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  
世的冤家是的真悔氣白鬧了這處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

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  
兩件悄七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處看着  
奶奶知道了夫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怕什麼那  
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七一笑總  
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些什麼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  
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爲東西况且那東西也弄不了  
什麼說着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  
懷內小紅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我我  
如今在這院裡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七太利  
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豎心裡明白得了空



見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長來走  
誰叫你和他生疎呢賈母道知道了賈母說着出了院門這裡  
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却說鳳姐在房  
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頭們連忙  
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  
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  
忘了今兒晌午奶子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  
父打發人來要回奶子討兩旌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  
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  
四五天了前兒夜裡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幾個女孩

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幾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  
後燈還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  
只得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  
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趕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在他脖  
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眾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趕來已經  
躺在地上下滿口吐白沫子辛虧救星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所  
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  
子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醒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  
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  
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二天叫



左哥來領就是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了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幾個了頭們咕七唧七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了頭子有些胆扶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了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了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响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後邊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了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

碎日用賬對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緊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疹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連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發了秋桐却要敲勸兒因說道奶子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上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處的雞叫了他二人方都套着衣



服略餉了一餉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掙起來正坐着總角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舊屋裡麼平見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叫我買燒餅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吃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卷八十八終



